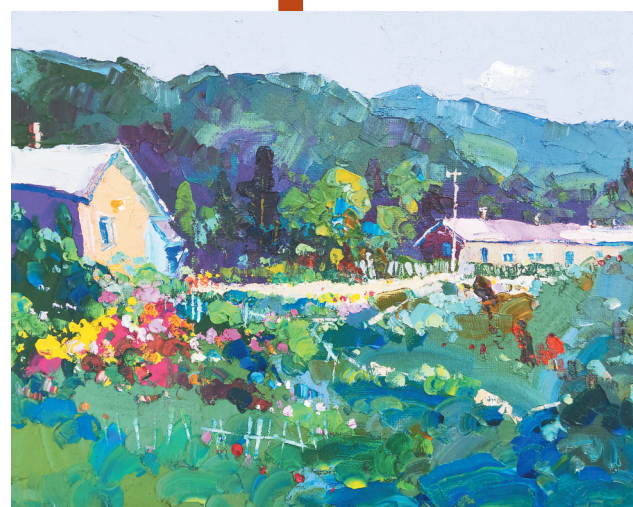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:文天心  
责编:曹晖  
编辑/版式:杨铭  
美编:倪海连  
投稿邮箱  
a84655106@163.com

自从1980年参加工作,老魏的铁路工龄整整43年。这43年,老魏始终行走在这些铁路线上。这43年,从位于尚志的家,到这些车站,老魏往来通勤整整25年,不少于9125天,坐过的火车远远多于6083趟,行驶里程316264余公里。在这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,走出了能绕地球8余圈的足迹。



马超《小站盛开无名花》  
国画 68×134cm



肖千《尔站人家》  
油画 60×73cm

龙江故事  
非虚构

老魏画的列车运行图

## 老魏和他的那些铁路小站

□徐亚娟

老魏在2022年的春天,凭着记忆画出来一张列车运行图。

始发站是哈尔滨火车站,终点站是牡丹江火车站,总计里程355公里,全程44座车站。这条线路上运行着老魏终年乘坐的那趟绿皮火车。如今,这趟列车依然运行在这条线路上,只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经停车站了。

一座又一座车站,都画成一个小小的空心圆,就像盛开在这条线路上一朵又一朵的小花。那些已经取消的小站,涂成了红色,间隔一段就有一处,或者接连就有三五处。

对于老魏来说,这条线路上的每一座小站都在他心里。

### 1

1980年,18岁的老魏参加工作来到位于尚志市马延乡的马延车站,实现了一个铁路子弟成为铁路职工的梦想。

1985年,老魏提职当上了马延车站值班员,工资也从最初参加工作时的22块钱,涨到了每个月40块钱。

也是这一年,老魏和一位漂亮的尚志姑娘结了婚。媳妇作为铁路职工老魏的家属,可以享受从马延站到尚志站的家属购粮火车票。马延到尚志十多公里,火车运行15分钟,火车票2毛钱一张,媳妇每天上班往返省下4毛钱的火车票钱。

时间进入1987年,这一年,老魏从马延车站扳道员岗位提职了——任太平屯车站副站长。小伙子工作干得好,铁路制服的肩牌上加了一杠。老魏的小家也从马延搬到了尚志,女儿出生了。

从这一年开始,老魏25年的小站通勤生涯正式开始。太平屯车站是原中东铁路的一座五等小站,距离尚志火车站25公里,火车运行时间差不多是一小时。

白班的时候早晨六点多就要上火车,夜班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上火车,这个时间对于尚志这座小城来说,早晨还在睡着,晚上正是炊烟升起时。走出那个充满了女儿奶香味的小家,需要下点决心,尽管如此,老魏还是从没迟到过,每次都稳稳当当大步登上火车。

通勤职工不能和旅客争座位,如果旅客人多,铁路职工就在列车的门口位置一站站着。如果旅客不多,老魏总要选一个顺着火车前进方向的座位,老魏觉得就好像和火车一起向前走,有奔头。在此后的通勤时光中,老魏始终都这样鼓励自己,上班的路上就朝着单位的方向坐着,回家就朝着家的方向坐着。老魏每次上班,身上都背着一个大猪腰子饭盒,里边是满满一大饭盒的大米饭或者包子饺子,不管有座没座,这饭盒都背在身上,老魏觉得好像特别暖和。

1989年,老魏又调到了蜜蜂车站任副站长。

蜜蜂车站距离尚志车站30公里,车站有三十多名职工,算得上是当时一个比较大的车站。还是那趟绿皮火车,只是要多坐三站地。老魏还是每天同一时间爬上那趟慢悠悠的绿皮火车,身上大号的猪腰子饭盒里边装得更满了,媳妇做的大米饭、红烧肉和土豆丝,有时候还得再带两个大馒头。

### 2

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。

1991年,老魏的生活中发生了三件大事。

29岁的老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老魏在单位分到了楼房,使用面积34平方米,自己烧炉子的土暖气。在这套房子里,老魏一家三口住了十年。

这一年,老魏从蜜蜂站又调到太平屯车站,当上了站长,成为太平屯车站九个伙计的带头人。

十个月后,老魏又来到了新的车站——距离尚志市9.6公里的乌吉密车站。乌吉密车站地处尚志车站和太平屯车站之间。还是每天那个时间出发,身上还是背着那个大猪腰子饭盒,还是那趟车,只是提前一站下车。

乌吉密车站行车间隔的山坡上,有一座三四米高的抗联烈士纪念碑。老魏说,坐在办公室里,面前是铁道线,旁边是军用储备油库,背后是烈士纪念碑,他在工作的時候常常不自觉地就坐直了身子。

很多年后,那墓碑已经被移到烈士陵园,那座油库也转为民用直至后来停止使用,可是,只要去那座车站,老魏还是要往山下那山坡上,然后往油库方向瞭望一下。

1997年,老魏的工作有了新的变化,他

从一名铁路沿线车站的小站站长调到阿城车务段办公室工作。用小站人的话来说,那就是,进机关,当干部了。

1997年到2002年,是老魏在这条铁道上通勤最远的5年。

尚志距离阿城110公里,火车运行2个多小时。老魏每周一的早晨还是乘坐那趟绿皮火车出发,老魏不用再背他的猪腰子饭盒了,他会带两瓶媳妇做的咸菜。那咸菜瓶子背在身上,猪腰子饭盒一样重一样暖。

老魏一年有五分之四的时间,在段里管辖的这些车站检查指导工作。老魏走遍了车务段管内所有的小站。那些他工作过的,比如蜜蜂站,比如马延站,还有那些他没工作过的,亚沟站,玉泉站,白帽子站,每个小站老魏都觉得熟,都觉得亲,好像都在自个儿心里。

老魏说,这七年,他不是在小站,就是在去小站的火车上。如果有人在这条铁道上大喊一声他的名字,只要他不是休班待在自己家里,就一定能在这一条线路上听到他的回应。

2002年,老魏调到小九车站当站长。老魏还是每天那个时间从尚志出发,还是那趟火车,已经不再计算到底算是提前下车还是延后几站下车,也不再计算时间和里程了。小九站比阿城离家近,比太平屯离家远。

### 3

时间进入2005年。这一年年底的时候,他调到平山车站,任副站长。

提到平山,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平山有鹿,然后想起来的是,平山干豆腐。车站不远处就是连绵的山,慢坡,矮树,没有太大的起伏,青草茂盛,山花盛开。

老魏的43岁到49岁,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,是在平山车站度过的。

老魏人到中年,女儿考上了黑龙江大学,家在尚志住进了八十多平方米的新楼房,妻子马上就要退休。还是每天那个时间从尚志出发,还是那趟火车,距离尚志好像也不那么远,每天上车多坐几站少坐几站,也不那么计较。火车快慢点也不那么急躁。上班的路上,火车运行的前方,是女儿读书的哈尔滨市,一路上会想,这个时段,女儿肯定在晨跑。下班路上,火车运行的前方,媳妇笑呵呵等在家里,窗明几净,好像都能闻到炖肉的香味。

2011年,老魏回到了尚志车站做副站长。

2012年,老魏在尚志车站度过了自己五十岁的生日。他终于不用坐火车去上班了。每天在尚志车站望着火车站人山人海,竟有几分失落。老魏以为,这样每天不用坐火车上班的日子,应该可以过到退休。

2016年,老魏又调到了乌吉密车站做站长,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座车站工作。这一年,哈尔滨到牡丹江的高速铁路开工建设。老魏经常坐在绿皮火车上,遥望哈牡高铁施工现场。

### 4

2017年,老魏55岁。55岁的年纪,老当益壮。这一年,老魏回到尚志车站,成为尚志车站党总支书记。

老魏还是每天坐火车的时间点从家里出来,到尚志车站上班。有时候来得太早,就站在站台上,向尚志车站的两边遥望一番。有时候甚至也会动念头,想登上火车坐上两站,有时候也会想念那猪腰子饭盒和咸菜瓶子。

2018年12月,哈牡高铁正式通车。老魏站在尚志车站的站台上,向那趟呼啸而过的白色动车组致以一个老铁路人最深情的注目礼。

说起高铁列车,老魏又画了一张列车运行图。始发站是哈尔滨火车站,终点站是牡丹江火车站。一条300公里的高铁线路,11座高铁车站,车站之间有了距离感,那小小的空心圆画得从容了很多。

老魏说,在尚志市,曾有16座普通列车经停的小站,如今又增加5座高铁车站,这是全国铁路之最。无论是从前的五等小站,还是如今的高铁车站,都是盛开在尚志这片土地上的花,尚志是一座英雄的城市,尚志是一座勤劳幸福的城市,老魏说,他要把这些车站画好。

铁路职工老魏在省城买了房子。他和媳妇坐着高铁来往于尚志和哈尔滨之间,新的通勤又开始了。

老魏笑着说,这些年坐火车,他就喜欢选列车前行方向的座位,坐慢车是这样,坐高铁也是这样,有奔头。

## 男孩子的河流

□任永恒

我每年都去一个小站。那里不算是我的故乡,是母亲离世的地方。好多年前,因父亲的工作调动,我们一家来到这里。十二岁的我非常讨厌这个小站,山区,学校很破,很小,没有影院,没有朋友,仅有的一家卖货的供销社还不卖果汁。

大人们的决定是不过问孩子的。多天之后,心情有了一点好转是因为遇见了小河。在我家租的房子后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,这条小河好像是被我发现的,我站在河边,我们就很亲近。嗯,是条非常美丽的河,水很清澈,小心地往水中走,都湿到了裤衩,还能看见白沙上的脚丫。

水在流沙子也在动,像天上的云。小河在岩石间,小河在柳丛里,我不知小河从哪来,也不知去哪,就将眼前的这一段属于了我。河水温温的,有很小的鱼在吻我的脚背,吻得我心里都痒。河面上一点水声都没有,以前没有,以后也像不会有,它专挑没人的地方流,流得很低调,流得很没存在感。

我总会带着他们到镇里和矿区走一圈,陪我看,至于看什么他们不问,我也不说。在这里我生活了五年,十二岁到十七岁,那是一生中最好的五年,是每天都是梦的五年。

也是多年以后,矿石采完了,人们集体或各自奔向新的需要他们的地方,成片的“百年大计”的厂房空在那里,碎了玻璃的门窗,像一只只没有眼珠的眼眶,稍有常识的人,都会想到厂房里的曾经……还很新的楼群基本没人住了,入夜后偶有零星的屋灯,灯光里虽然也有家的温暖,可也让人读出几分孤寂。学校、电影院、灯光球场、办公大楼还在,可在的仅仅是房子,没有人了。每次来我都站在街头久久地看,想看见人,老人也行。

这块土地曾建设起一座城市,后来又没有了,经历真是一场梦,没有了人,一切都静了下来,比梦之前更加落寞。

我曾期待过,矿石采完了,人们离开了这里,那条美丽的小河该返清了。我找过,想着也许那条小河改道了。一个还扛铁锹的老



王世俊《绿色家园》 版画 59.5×82.5cm

我看见农家的羊来河边喝水,喝得很小心,像怕把小河弄脏似的。

如今,这条小河没有了,而且没留下一点痕迹,因为我的腊月回乡的车,应该碾过小河上的冰,才能跪在母亲的坟前。

曾有人问我:退休之后首先面对的是什么?生活中没有期待感,不适应又必须适应。也就是说,从明天开始的思索和行为,仅仅是解闷而不是别的了。收到样书,打开包裹时是那么安静,看看封面,然后就去厨房的粥溢了没有,重新回到书的面前再翻开时,刚刚那点欢喜就没有了。

怀不揣希望成为日常,那就怀旧吗?

我清晰记得那条小河是怎么变样的。家搬到小镇的第二年,镇上的矿山开始上马,来了好多天南地北的人,天南地北的车,过北的山乡小镇,开始了钢铁的骨架。本地人和外来的人都很欢喜,都想着能在不久的将来,生活在一座很新的城市里,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同现在不一样了。每个人都相信,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建设和产生的。

人们开始努力,开始艰难地进入很深的地层,把含矿的石头挖出来,放在机器里碾碎,用水用好多种药,把有用的矿物成分同没用的岩石在流动中分离开,这叫选矿。选矿后的废水放在哪儿呢?

每次来小镇祭奠不只是兄弟姐妹,还会来一些对小镇不熟悉的人,比如我们家的老婆和长大的孩子们。他们虽然表现得很孝顺,很明事理,可内心仍会把这种外出,当做一次短途的旅行或是郊游,至少会在回去的途中,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吃顿大餐的。

人说,早就没啦,说不上是哪年,水断了,河干了,他小时候还吃那河里的水呢。

人们将汹涌澎湃的,乳白色的选矿水,用世界上最粗的管子,放进了小河里。记得那天放的时候,好像有种仪式感,我们都去了,白浆似的东西喷向河里的时候,我们高兴地跟着水头跑,也就是十几分钟,那条伴着人们,伴着小镇不知多少年的小河,成了白浆的一条……

生活中没有了小河的我,还在往大了长,那时候我已经熟悉小镇和矿山中的一切了,若在这里待上一辈子,没感到有什么不好。

小镇生活中的主题词是干活儿,孩子们也要干,干家里的也干社会上的,目的是为了钱,可又不仅仅是钱,大人们看待和评价孩子的好坏是以能不能帮大人干活为标准,学习显得那么不重要,因为学习好一点也不见得能走出这个小镇。而对家庭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每天你都干了什么。

因为年龄小推不动矿车,人家用手,我用肩扛,人家用力在腿上,我还要加上挂在地上的双手。那几年我吃过很多苦吗?可这吃苦的地方,恰恰是我怀旧的双足停留最多的地方,那里人气散失的所有物件构成我个人履历中的纪念,使我确定无疑地赖以建立人性的档案,并总在提醒自己,活得更知性一些。

怀旧是个很大的课题,现在我能说清楚的是,总想起小镇因那里有我的青春和一条世上最美的小河。

有条件就到小镇上转一圈,是一种怀旧。当怀旧占用了我的时间,成为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,我就开始整理,开始在回想的途中设置标志物,把怀旧变为一种延寿的权利。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  
龙头条APP 妙赏频道